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梨園外史

第九回 李按察虎帳論功 王千總軍營談戲

且說安慶是咸豐三年失陷的，內中也夾著梨園中一段小小的故事。那安慶有個戲子，叫作李八，是個唱花臉的。這人同營裡的兵將，十分要好；長毛一邊的王爺們，他也說得來。這年安慶被攻，他便在王爺面前誇了大口，說憑他一人，便能取得城池。王爺們大喜，差他入城，暗中行事。果然大清家的兵將，被他一陣蠱惑，不十分力戰，安慶便算失了。李八得了許多金銀賞錢，拿回家中，驕其妻妾。他哥哥李綿笏拄條拐杖，把他痛罵一場。李八道：「哥哥是唸書人，因為兄弟先前走票，後來唱戲，瞧不起兄弟。如今兄弟也是太平天國的小王爺了，哥哥怎麼還來罵我？」李綿笏愈發生氣，說道：「我今日始信柳下惠、盜跖之事，古人不吾欺也。」自從那日，便斷了飲食。兩個兒子，見父親不吃東西，也不肯吃，父子三個都餓死了。李八果然不唱戲了，就在長毛裡當了將領，隨著陳玉成佔據安慶。

陳玉成到別處去了，便把此地交與了葉芸萊，看看八年，真算得根深蒂固。

清朝這邊的將帥，自克九江，方得漸次進兵，水陸合圍，曾國荃統領圍師。水師由楊載福管帶，斷絕了太平天國的糧道。陸師有安徽按察使李續宜與副都統多隆阿，各帶人馬，圍攻安慶。眾王爺見妖來的多了，不敢在城中安樂，都出營來紮寨安營，預備殺妖。

正在這熱鬧當口上，王小玉與孫大個隨著孫甲來了。進了李營，小玉見過侯道台，說情願投營效力，又給他引進了孫大個。侯道台便替他兩人報了名，入了軍籍，叩見了李按察，就收在帳下，聽候調遣。那營裡頗有人認得小玉，孫大個卻除了孫甲之外，都要領教人家貴姓高名的。當晚宿在營內，不料半夜裡，傳下一個拔隊的號令，滿營中都摸不著頭腦，只得遵令開拔。大隊走出幾十里外，領隊的陳提督、崔副將才說道：「現在那個四眼狗陳玉成，糾集各股賊匪，來救安慶。大營傳令，叫我軍迎頭痛剿，你們總得格外小心。」孫甲聽了，對小玉道：「你是沒見過仗的，怕也不怕？」小玉道：「不妨事。我捨命爭殺，哪怕那賊百萬之眾！」孫甲伸著大拇指頭道：「好漢子！」那孫大個正在小玉背後，見孫甲手中提著一桿紅纓的鑲鐵槍，便對小玉道：「戲台上為的好看，槍上才裝纓子。這真正的槍，原為殺人，這纓子似乎沒用。」孫甲聽見，瞧了他一眼。小玉笑道：「槍纓子實在有用。紮傷了人，怕他順著槍桿往手上濺血，所以要裝纓子。為的擋住了，免得滿手滿桿的血，膩成一片，不好轉動。大哥不信，看槍纓子總是紅的，也為它同血是一色。到了台上的木槍，裝上白纓、黑纓，甚至綠纓，只能算戲裡的花活。況且槍纓子能繞敵人的眼睛，怎說沒用？」孫大個道：「你看大刀如何？」小玉道：「大刀太笨，不如雙手帶好用。不過唱戲的，因雙手帶不威武，才用大刀。你不信，扮上黃忠，若拿把雙手帶，便是笑話。」孫甲聽了，點點頭。

說話間，已走到桐城縣的西南，地名掛車河。猛聽一聲吶喊，那滿頭有毛的人兒，不知來了多少！一個個的黃布裹頭，手執槍刀，都道：「殺妖啦殺妖！」直衝過來。這邊隊裡一聲呼喊，鳥統加著弓箭，如同飛蝗一般的放出去，早把那邊的人打倒了好幾個，也有吃箭射殺的。後面一隊馬兵，便往前直衝，長矛落處，血肉橫飛。那一邊見風頭不利，紛紛退後。這時，王小玉提了雙手帶，奮勇殺賊，也砍倒了七、八個。孫甲殺的更多，把人頭掛在腰裡，總有八、九個。正在殺呢，恰巧多都統的一軍，把安慶城外的長毛殺退，亦趕到了，合兵痛擊。這一場好殺，屍橫滿野，遍地象沾了紅雨似的，把陳玉成的營壘四十餘座，掃蕩得乾乾淨淨，一個也不曾留。直追到桐城縣，方才收兵。

多、李二公計議：此後多公帶兵，抵擋各處救應；李公專攻安慶。李公營中陳、崔二將，點查軍馬。孫大個問孫甲道：「這兩位的品級，都比李大人高，怎麼受他的節制？」孫甲道：「你真是個力把頭，說這樣的怯話。我們軍營裡，官位是官位，差使是差使。這二位官兒雖大，差使卻小。何況他兩個都是記名人員，這一輩子有他的缺補沒他的缺補，還說不定。並且武官也不及文官值錢，所以他兩個紅頂子，倒受藍頂子的管轄。依我看，這兩個人本來不堪。老崔這身肥肉，這個大肚子，這一臉的俗氣，只好給那紅頂的大人們當個管家，哪裡配作這麼大的事業？老陳瘦小枯乾面目黧黑，獐頭鼠目，更不像個東西。你看少時報功的時節，定有些把戲。」孫大個正要再問，只聽得上邊叫著孫甲的名字。孫甲答應著，走上去，報了自己的功。不知因了什麼？同老陳吵起來。老崔倒敷衍了一回。又等了半天，才叫著王小玉。小玉提了四個人頭，獻了上去。崔副將看他滿身是血，知道是殺賊多了，著實誇獎了一番。老陳卻沒言語，又叫孫某。孫大個提起哀氣，大聲答應。眾人都吃了一驚，耳輪中好似著了巨雷一般，陳崔二將也面目更色。老陳道：「你為什麼要這大的嗓子？」老崔道：「這是天生的，恐怕它想小也不行。」老陳道：「你殺了幾個毛子？」孫大個道：「兩個。」獻上首級，二人點驗了。

孫大個退下，見了王小玉，彼此對道辛苦。孫大個道：「老弟，我真佩服你！刀法又精熟，身段又靈便，殺起賊來，簡直是砍瓜切菜。」王小玉道：「誇獎了！大哥，你也可以。咱們初次出馬，就得了個勝利，總算利市。」孫大個道：「提起剛才打仗，也怪險的。那兩個賊人左右夾攻，兩把刀好像二龍搶珠似的砍來，幸虧我躲閃得快，未遭毒手。後來我發了狠，拿出看家本事，使了一路八卦連環刀，才把他們宰啦！」一面說，一面比手勢，不想一疏神，碰在旁邊一個人的眼上。那人惱了道：「孫大個，你真好武藝，殺賊只殺死的，打人卻打活的。」孫大個也怒道：「你這話怎麼說？」那人道：「我親眼瞧見，你見了賊，身上只打寒戰，象發擺子的一般，只遠遠的跟在王大哥的後頭。王大哥砍倒了人，往前去啦，你把腦袋偷割下來的。」孫大個道：「你不要說這沒影子的話。你見我是頭一次上陣，便用話來損我，我何至於那樣的小膽？你明是欺生。」那人道：「我並不欺生，象王大哥上起陣來，不慌不忙，真有趙子龍渾身是膽的樣子，我也佩服。難道他不是頭一次上陣嗎？」又一個說道：「你不要這麼說，也虧得孫大哥膽子大，又會使八卦連環刀，才能砍下兩個死人的腦袋。若遇見那真正膽小的，就是砍下現成的腦袋遞給他，他也不敢拿。」孫大個不覺羞得面紅耳赤。小玉趕緊說別的話，才替他遮掩過去。

陳、崔二人點查已畢，寫造簿冊。老陳道：「這次勝仗，總得算含糊。只是殺的賊還不算多，要叫別處官兵聽見，未免要笑話我們。依我的主意，莫若把一個首級報他五十個，叫別人也知道我們的厲害，可以張張聲勢。」老崔道：「不行！我們這位李爺，是個精明不過的人，決然查得出來，你我要鬧個誑報軍功的罪名。只怕這些首級之外，明擺著再添上兩顆。殺了賊卻要償命，太不合算。依我還是殺一個算一個的妥當。」老陳不聽，兩人便爭吵起來。到後來畢竟一個算了十個，報了上去。

李按察甚是高興。侯道台乘機道：「這王某孫某都是新投軍的，倒也勇敢。孫某還是個武秀才，王某是個唱戲的出身。難得他這樣忠心保國，一人竟殺了四十個人頭。」李按察道：「光棍不怕出身低。江南大營的張帥，不是廣東戲班裡唱武生的嗎？他原名叫稼香，後來才改作嘉祥。誰敢說他不是蓋世英雄？說也奇怪，廣東自道光以來的將帥，先出了個關忠節，後來出了個張忠武。二公的武望，也不亞於三國的關張。這張公誰又肯說他是個戲子？出身低一點，又怕什麼呢？至於這個王某，我雖只見了他一面，但他那眉宇間的一點英氣，大有蔣侯青骨成神之象，令人過目不忘。此人即使不建功立業，也能取義成仁。我這宗相法，是同曾胡學來的，比那麻衣神相有准的多。你記著，將來必有徵驗。」侯道台答應道：「是。」又問道：「那個孫秀才何如？」李按察搖頭道：「那個人軍務飯是不能吃的。軍營裡第一是要膽子，第二才能說勇力。近來的將官，象鮑超、陳國瑞，都沒什麼武藝，只是膽子大，便能立功。我看孫某色厲膽薄，豈是個軍官材料？」侯道台道：「他也能殺賊二十名，總是不易。」李按察道：「論功行賞，這兩個都可以得好處的。我對於這次大捷，十分高興，卻帶了三分不快。」侯道台道：「為何不快？」李按察道：「那領隊的記名提督陳成武，人頂奸滑。他的功冊還未報來，已經人言嘖嘖，說他不實不盡。不過，我怕落個苛刻之名，不認真究問就是了。」侯道台道：「這真是恩威並濟，諸葛武侯不過如此。況既知他奸滑，尚肯委用，真有古名將使貪使詐之風。」李按察道：「我雖不十分究問，但也得警戒警戒他，好壓服眾將之心。」侯道台又恭維了幾句，方才退出。

李按察升帳，按著功冊，點過名單，不曾叫孫甲的名字，眾人都不知是什麼原故？李按察把應當受賞的都發放了。王小玉、孫大個都賞了千總職銜，才把孫甲叫上去，問道：「你是久經大敵的人，這一次連幾個新進，都十分勇猛。有殺賊四十名的，有殺賊二十名的，怎麼獨你一人，貪生畏死，不肯向前？功冊上面你的名下，連一名賊也不曾殺，你該個什麼罪？」孫甲急了，跪下嚷道：「標下這一次殺的賊最多，求大帥詳察。」李按察便問同上陣的人。眾人都跪下道：「孫甲實是出力殺賊。」李按察吩咐：「把陳成武、崔森給我每人打二十棍！你們兩個好大的膽子，竟敢作弊，這軍功冊怎麼造的？兵將都不服了！」老崔聽說連他也要打，忙搶上去跪下稟道：「這功冊實是陳成武作的弊，乞加查究。」眾將也跪下，替他辨白，說他還同陳成武爭執了幾番。李按察叫把老崔放起，單打陳成武。打到十棍，眾人也都求情，方才放了。

李按察退了大帳，眾人各歸汛地。李按察又派侯道台切實查明孫甲戰功，量加賞擢，眾將無不欽服。侯道台備了一席酒，把王小玉同孫大個喚去慶賀。飲酒中間，說到陳成武，侯道台道：「他只為沒缺補，挨在這裡混飯吃。早就有人說他品級高了，不該當這營裡的差使。」小玉道：「孫甲在陣上努力殺賊，實是我軍營裡的第一人，他竟不替他敘功，這人的小見識，真比戲班裡管事的還厲害。」侯道台笑道：「你又說到戲，真叫三句話不離本行。你既談到戲，我倒要問問你，現在京裡的戲，哪一家好？」小玉道：「都聽得過。餘三勝、程長庚，各有各的好處。就是張二奎那條嗓子，也真轟實。若論武戲，龔翠蘭、沈小慶、楊振岡、潘喜壽、汪年保，都是天字第一號的能耐。翠蘭創興了一門玩藝，叫做出手，一個武旦，湊上武生花臉，在台上對丟兵器，種種的丟法，便有種種的接法，真是五花八門，好看的緊。那翠蘭不但武藝好，有時唱一出《坐樓殺惜》也真灑得開，實在是個全才。潘喜壽的《鐵籠山》，也是再好沒有的。沈小慶很能編戲。汪年保的《林沖夜奔》，也真有好工夫。您要願意聽青衫子，胡喜祿、陳寶雲，都唱得腔圓字正，嗓子也真脆。喜祿武工也好，打把子帶耍手絹，真是絕活。他手裡拿條槍，腰裡曳塊絹子，這塊絹子忽而在腰，忽而在手，忽而手裡拿的絹子，把槍撇出去，等接住了槍，又撇絹子，左右對換，真正脆快。連本行人都愛看，別說外行老爺們了。再說他的扮相，也是一個大美人兒。可惜身子太弱，時常害病。」侯道台道：「我曾見過一篇『提調歌』，內中有幾句，道是：『長庚到，提調笑；喜祿病，提調跳。』這喜祿多病，人所共知。我曾聽汪葵愚說，他和陳文愨的小老婆有些典故，可是有的？」小玉道：「這是曖昧的話，作不得准的。」侯道台道：「不錯，這位汪爺，也是專報私仇，本不成個信史。陳文愨的這個愨字，在明朝雖然是下等字眼，在如今也不是很好的諡法。只葵愚定要說他是個王八穀子，未免附會好笑。幸虧葵愚官位不高，夠不上得諡號，若是也做到一品，身後諡個穀字，豈不作法自弊。他作的野史，毀罵吳文鎔到極處。然而吳公姓字，自在天地之間，他是枉費了筆墨。」小玉道：「這位汪爺，最不懂戲。看見旦角蹂躪，他莫名其妙，說人家纏腳。這不是個大笑話嗎？他又講過一段故事，說旦角被海賊弄去，做了女人。罵的也未免太毒。」侯道台道：「你說到躪，這躪究竟是什麼人興的？」小玉道：「這我可不知道。我是個武生，不懂他們貼片子的事。將來總有旦行的朋友，說給人聽，您此時先不必忙著打聽。」侯道台道：「你還講說京裡的角色吧，不要打斷了話頭。」小玉道：「您要聽別的角色，象小生行的曹眉仙，和他得意弟子徐小香，還有王鳳彩，全是上等的本領。花臉是鄒大定、大奎官，老旦是譚叫天。真是北京城裡，十門角色樣樣俱佳。」侯道台道：「我在京時，很愛聽長庚的戲。他的相貌真好，孫千總倒有些彷彿。」孫大個道：「只怕未必。」小玉道：「他倒是象大老闆的模樣，只是還不算頂象的。內務府裡有位王二老爺，那才給大老闆一模活脫呢！王二老爺也會唱，那嗓子也有點大老闆的意思。」侯道台道：「孫千總的喉嚨，你聽如何？」小玉道：「他也很好，要是入戲行，定成名角。」孫大個聽了，臉上早露出得意的神氣，這桌酒吃到半夜才散。

次日，侯道台到李按察帳中，辦完公事，陪著閒談。把夜來的話，略透了幾句。李按察笑道：「這個孫某，依我看還是唱戲去的好。功名二字，他是無份。」侯道台道：「唱戲的，大帥說他可以當軍官。當軍官的又說他可以唱戲。這兩個議論，實在對偶有趣。」李按察只是點頭。當下歇了幾日兵，還攻安慶。

看官記真：多、李一公，自此分兵，互相犄角。那個陳玉成，屢次糾眾來救安慶，卻被多都統擋住。又有別路官兵，似那鮑超、徐邦道等一千名將，領兵相助，有許多熱鬧的戰場。若慢慢的說來，連篇累牘，也不得清楚。只因我說的是梨園故事，不是中興將帥的別傳，並且多、鮑、徐各營中，也沒有梨園中人，象王小玉這樣一個將官，只好不去細談。看官歇歇，待我講演王小玉捨命取安慶的節目。